

JIANGCUNBAOGAO

江村报告

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

王淮冰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村报告——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 / 王淮冰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

ISBN 7-01-004525-9

I. 江... II. 王... III. 农村经济—经济发展—调查报告—吴江市

IV. F3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899 号

江村报告——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

作 者: 王淮冰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米婷婷

版式设计: 陈 岩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出版日期: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0,001-3,500 册

书号: ISBN 7-01-004525-9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

江村报告

王淮冰 著



人民出版社



江苏社科学术文萃
JIANGSU SHEHUI KEXUESHU WENCUI



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10月26日在吴江市召开，作者应邀参加会议。图为作者与费先生在同里镇退思园合影。



我国科技下乡先驱者费达生先生，念念不忘“三农”。图为1999年秋，作者访问老人时，97岁高龄、双目已经失明的她详细讲述用蓖麻叶养蚕制丝、进行实验取得的成果。



1994年5月，作者与老伴饶净植同去江村作社会调查，住了半个月。图为在住宿处的留影。

91岁的老农沈端祥，把作者邀到家中，滔滔不绝地诉说一生的经历。图为谈话结束后，在门前合影。（1994年5月11日摄）





20世纪80年代江村民居
(1985年春, 日本成蹊大学安原茂教授摄)



20世纪90年代江村民居
(1994年5月, 饶净植摄)



21世纪初江村民居
(2004年4月, 留英青年学者常向群摄)

目 录

自序	1
----------	---

上篇 江村沧桑 80 年

(1923 年—2003 年)

前言	6
“赛先生”进了村	7
草根工业起步	9
《江村经济》问世	12
农民分到土地	15
“左”害危及“三次”	18
改革开放以后	23
迈进初步小康	34
跨进新的世纪	41

中篇 江村追踪

(1998 年—2003 年)

江村见闻	49
江村 24 户人家	67
江村三次大水灾以后的对比	101
江村难题	114
江村市场	126
江村半月之感想	135
江村村办工厂的困境	149
江村各阶层分析	151
江村非党人士主村政	157
江村变化——10 年后的江村 24 户人家	163
江村村办厂垮了, 私营厂火了	183
江村出了个女博士	191

下篇 江村随笔

江村感言(一)	199
江村感言(二)	210

自 序

“江村”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是不找到的。她的本名叫开弦弓，位于太湖之滨，地属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江村”是费孝通先生六十多年前为她起的“学名”。1939年费孝通先生用英文写下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在英国伦敦出版以后，这本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学术著作，连续再版了8次，“江村”因而在世界上出了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慕名而来江村参观访问的外国学者接踵而至，江村成为国内外学者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江村”可称得上是众所周知的了。

1981年，被委托恢复重建社会学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费孝通先生有意在江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一个可以进行继续观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费老以身作则，坚持每年必去江村观察一番，连同他1936年一访、1957年二访、1981年三访，到本世纪2003年止，已累计访问江村27次。在费老的影响下，1981年，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14个单位的19位学者组成调查组，用34天时间，对江村经济社会情况进行第一次全面调查。

接着,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医学社会学组组织了12个单位的21位学者,就医学社会学问题对江村进行了第二次社会调查。以后费老又派他的研究生,继续蹲点进行调查。但是,进入90年代,去江村“走马看花”的人多,能够住在村子里“下马看花”的人几乎没有了。这样,我想起了应该有人去填补“真空”,恰在此时,我办了离休手续,身可自主,于是每年抽几天时间,少则两天,多则半月,住在村子里,走街串户,看看,听听,问问,想想,写写,积少成多,终于完成了这本“发挥余热”之作。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

上篇《江村沧桑80年》,从1923年到2003年,共计80年,把有关江村的要事,基本上搜集整理记录下来。如果说这部简要“村史”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不仅记载了村民的事;还记载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深入农村,“志在富民”,“从实求知”,数十年如一日,前赴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事迹。

中篇《江村追踪》。是笔者所写的12篇调查报告,也是费老1985年10月要他的研究生住在江村所要完成的任务的继续:“追踪观察这一极其生动过程,并力求如实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脚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及进入新世纪之初,江村发生了哪些变化?一是一,二是二,如实作了反映。“脚印”留下了,如何评价,那可是读者们的事情了。

下篇《江村随笔》。笔者自知才疏学浅,无力对现实进行理论探索;但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时刻铭记的。因而,随想随写,直抒胸臆,发感慨,谈希望。错误或者难免,但句句都是真话。

费老的老师布·马林诺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一书写“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这段话十分精辟，虽然是六十多年前针对欧洲某些国家学术界出现的弊病说的；可是，今天读来，对我们仍具有现实意义。但愿我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中，没有出现“科学便被出卖”的情况；如果读者认为我也感染上了这种“病”，欢迎批评指正。

20世纪已经过去了，江村这个“社会调查基地”，总算没有交白卷。21世纪开始了，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是否还会有人继续观察下去？那就不是我们这些“老来羡夕阳”的人所考虑的了。但是，我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科学自有后来人。

2004年1月12日



江村风光之一 鸟瞰江村

(2004年4月,留英青年学者常向群摄)

上篇 江村沧桑 80 年

(1923 年—2003 年)

前 言

江村地处碧波万顷的太湖之滨，位于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之间，也就是现在被誉为“长三角”黄金地带。太湖地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现，大约一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在此生息；六七千年前，当时人就能种植粟稻，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江村沧桑 80 年》只是记录了这个地区的一个村落进入上个世纪 20 年代以后发生的事。可是，过去的一个世纪，却是中国社会大震荡、大变动的时代。我们把这个村子当代 84 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一鳞半爪，尽可能搜集起来，还其本来面目，多少有助于人们弄清楚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社会在前进，道路多坎坷。往事必须谏，来者始可追。我想，发生在“长三角”一个小小村子的往事，对关心和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课题的朋友们，或许是有参考意义的。

《江村沧桑 80 年》采用编年体，依据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编写。有的年份记述较详，有的年份十分简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几乎成为空白，总之，实话实说，查无实据的事，一概不予记载。

“赛先生”进了村

1923年

“鉴于吾国蚕丝日渐衰落”，江苏省立浒墅关女子蚕校校长郑辟疆带领青年女教师费达生（费孝通姐姐）等，到吴江县震泽、双扬、开弦弓（即江村）等地宣传土丝改良。“蚕农均欢欣倾听参观，都称应该学习”。费达生时年 21 岁，刚从日本留学归来。

1924年

由村里的教书先生陈杏荪充当“桥梁”，省立女子蚕校推广部在春季把“过去由于丝业失败而受苦的”二十余家召集在一起，连同陈杏荪共 21 家，合作办蚕丝改进社，采用改良的木制机制丝。6 月，改进丝社在开弦弓举办“丝茧展览会”，参观者“有各界人士及各地学生，颇极一时之盛”。产品经推广部评定等级后，由女子蚕校代销给无锡丝厂。

费达生、郑蓉镜等 5 人集资 6000 元，在吴江松陵镇创办友声蚕种场，生产五星牌蚕种，第一年出 4000 张，支持各地开展养蚕改革工作。

美国丝商代表团访问震泽。

1925年

改进社秋季派年轻女子练习生 10 余人赴浒墅关女子蚕校实习制丝法；冬季，又派遣人员分批前往震泽丝业公会创办的丝织训练所学习制丝技术。

1926年

用新法养蚕，蚕茧量比用传统方法增产 40%。蚕户添购足踏缂丝车 80 部，用木制烘箱杀蛹。当年出产改良丝 8 担，“丝价特高，最高者每百两得净洋 81 元。全村蚕户，为之轰动”。公认改良取得成功，并向整个产丝区推广。

1927年

改良木制机总数增加到 100 多台。村里先后又有 70 多名青年妇女进入蚕校在震泽镇里办的训练班学习缂丝技术。

1928年

继续缂制改良丝，但产量锐减，仅 8 担多。加之，丝市更加疲软，“木车制丝，断头太多”，质量达不到出口标准，价格跌到每百两 60 元。“经此痛苦，乃提出组织制丝运销合作社。一方面接洽借款，一方面召集同志，不数日得 700 余股”。

草根工业起步

1929年

2月23日,“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正式成立。总股本有700多股,约1.5万块银元。有本村及邻村村民429人认股。“理事主席、监事主席、会计都是村里有名望的人”。“装置机器,计日式缫丝车32座,复摇车16座,计洋21000余元”。“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机械丝厂”。其经营范围,还包括收购鲜茧、运输销售及出口业务。当年获得利润10007元。

由合作丝厂出资,将原私塾学堂改为正规学校,名为“开弦弓初级小学”,有学生30多人。

1930年

由于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丝价下跌,丝厂无利可图,亏损3010元。

女子蚕校派蚕科应届毕业生杨志超等四人到开弦弓丝厂学习机械制丝,培养成为优秀技术人员;然后回校,成立丝科实习厂,使蚕校担负起制丝技术人员的培养任务。

1931年

吴江县遭水灾。全村农田被淹，灾情严重。有人出外要饭。
丝厂亏损 4183 元。

1932年

为防蚕茧霉变，县政府指定开弦弓制丝合作社为全县三个代烘蚕茧点之一。

严墓、横扇、庙港、震泽等地发生农民聚众抢米事件。

1933年

丝厂不能从社员处获得足够的原料，陷入困境；但家庭手工业却得到恢复。

费达生在北平《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论文，谈到自己多年送科技下乡的体会。她说：“农村运动最重要的条件，是从事此种运动的人能有服务的热忱和技术的训练。没有服务热忱，不以事业的成功为人生最大安慰者，很不容易到农村去身受种种生活上的困苦。没有技术训练，即使到农村去，也不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仰，也不会产生重大的效果。”

1934年

5月至8月，连续三个月无雨，秧苗枯萎。村里有两台动力抽水泵。一台为私人所有，一台为合作丝厂所有。从此开始，逐步以机器排灌代替人力车水。